新刻校正

史記評林

十二

漢書門
類 一三四六號
一三函
一二架
二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三四六號
二五冊
二七九函
六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46
冊數 25(12)
函號 279 2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楊愼曰楚世家敘世之自來處可法
茅坤曰楚莊王本末可觀而靈王以後敘次特以江漢之間先強國欲蠶食中原而與秦齊相雄耳
按考要云左氏傳云少昊氏有四叔二曰重顓頊之子曰黎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命火正黎司地孔安國云重即羲黎即和是重黎原二人也太史公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

楚世家第十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稱尺證反 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按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仍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

謂楚祖顓頊至卷章生重黎者乃左氏所云顓頊之子黎也加曰重者或兼稱重耳是楚祖重黎惟一人若司馬氏之祖曰重黎乃二人也

按風俗通云楚之先有出自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擧文武勤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邑十世而稱王

楊慎曰或在中微二句可爲書世次缺而難紀之法

又曰漢藝文志鬻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以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又一鬻熊也

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産者矣又有因産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終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衞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衞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昆吾墟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爲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爲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鄶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羋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敘反**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擧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潁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廻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衞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

按韓詩外傳云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索隱曰一作䵣音土感反䵣音與但與亶同字亦作亶也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錫又作楊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粤索隱曰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摯紅音摯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摯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正義曰郎上鄂王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徐廣曰郎渠之長子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

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郎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殺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毋康又蚤卒其摯紅立而被延殺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食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索隱曰咢音鄂亦作噩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

按敍此為下諸侯叛相侵殺張本

金履祥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餘爾春秋之世馮陵

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 六年卒子熊眴立 徐廣曰眴一音舜○索隱曰按王篇眴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熊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 是為蚡冒 索隱曰古本蚡作羒音憤冒音莫北反或亡報反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 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 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 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 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 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也 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

諸夏惟楚為甚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按經世云自是江漢之間皆服于楚

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 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鲖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填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杖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 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 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 六年伐蔡 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 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 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

金履祥曰按春秋之中凡莫敖之以必求列于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弑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包茅之不入則定位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艱立索隱曰艱一作囏古艱字是為杜
敖。索隱曰杜作莊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頵紆頻反
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
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
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
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也楚成王
使將軍屈完以兵御之。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與桓公盟。桓公數以
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三十三年宋襄公欲
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正義曰盂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
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
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
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
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能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
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
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
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

忍爲殘忍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姬當作妹】商臣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芊亡爾反】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侶左傳作旅】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

按淳于髡振齊威王亦用此言

按說苑云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迯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王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金履祥曰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于經无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象物神姦之說兩蓋設

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衞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之易得也】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

詞以神姦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貌之說近是

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郟雒北山名音甲辱謂田厚鄏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按新序云莊王許平子重進諫莊王曰古者要其人不要其上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子重進諫莊王曰弱者我避之勇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逐晉晉師大敗奔走度河爭舟莊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潘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

王曰嗜吾両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軍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按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按此叙子比子晳弃疾為後弑靈王而平王立張本

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嵎

王目其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二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云左傳作麇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子比子晳弃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同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縊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生殺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啟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

水之東南或者啓即位之後群后肆覲大會同于此次

黄省曾曰靈王三與析父言則與伍舉言則陳諫奉如響而一古法而絃之正當是時也王固善華而疾奉矣暨其亡也衆潰親離徬徨山野求之饑迫而死欲求章華之樂其可得乎吾知靈王者于斯必嘗追歎季札之言為忠也嗚呼晩矣

增賈傳趙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奉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

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之罪責之也封反曰莫效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弃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

翟寔國也惡見此其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巳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其意也楚王愧

楊慎曰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按後節即祈招之詩

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徐廣曰華一作篳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特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以寓規諫正其警焉而乃刪之此其疎略也

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云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僇辱也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官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

黄震曰靈王枕股飢臥乾谿之縣其亡之也事変至此始曰禍怒不可犯大福不再呼亦晩矣

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爲誰　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

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

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蛮水即鄢水是也　右尹度王不用其

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

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涓也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

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

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

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

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　申亥以二女從死，幷

余有丁曰按余不忍人將忍王二句與胥童對晉厲公相類

按前既敘共王五子相篡弑矣此復追敘共王請神

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

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

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

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

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杜預曰司馬謂棄疾　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

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

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

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

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

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

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賈逵曰巴姬共

此五一段與叔向論子比一段首尾俱用初字如字蓋總收上文以見平王之立不偶然也

按五用有無字下分應

王妾○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人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之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其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

按十用有字又應上五無字

曰言靈王尚在而動取國故謂無謀也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羇客在於晉是無民也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也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

麥約言曰因論齊桓晉文并引文公作証分爲兩段各叙其有疑臣爲輔而皆以有國不亦宜乎二句鎖之至子比數句則以无字反應有字而以何以有國一句鎖之對待整然

按此下詳見吳世家伍子胥傳

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之秦送内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正義曰杜預云謂九獻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服虔曰背民不恤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爲太子建取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郥蔡邑也郥古見反作無極極忌声相近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城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頴川有父城縣沛縣有城父縣此二縣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

隋淮南子云費无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爭者以其僻遠也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居城父命伍奢傅之居一年而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將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

誅伍奢

按說苑云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至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佞不敢貳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茅瓚曰伍奢之料二子頗與陶朱公之智同王常曰尚死父胥報讎各從其志同歸于仁而已

増屠隆曰說苑云伍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智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向而唾伍員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凌約言曰上言楚恐城郢下乃申言所以恐而城郢之故是太史公敘事文法註以為誤註誤矣

何孟春曰楚費無忌讒殺伍奢伯州犂而吳數侵境於是子常殺無忌後吳再伐楚入郢昭王奔鄖而卒返國

而免父。必至不顧其後。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盧州巢縣是也 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 初吳之邊邑卑梁 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 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之誤也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正義曰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 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 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偃姓皐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之東二百步也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詳見子胥傳 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

楚得不亡人知吳入郢者信讒之報而余以爲昭王之得不亡者又詠倚人之力也

水陳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春秋云十一月庚辰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 正義曰鄖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也 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 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 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姫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 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閒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 賈逵曰楚地說見吳世家 會吳王弟

凌約言曰孔子相魯太史公每于世家俱特書以其出處係天下之興衰非特關魯國已也

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 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有五里也 號爲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姫姓之國 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 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屬九江郡漢爲鄱陽縣也 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 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 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也 滅胡 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 杜預曰雲在楚上惟楚見之也 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

按說苑云、昭王曰、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股肱也、胸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身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宋景公意

余有丁曰、申即子西、旣云平王庶兄、此又云昭王弟、誤

按、昭王舍其子而讓庶兄、與宋宣公之讓同、然公子閭受讓而仍立其子、其與穆公旣立而後傳位於姪以啟十世亂爭者相去遠矣

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余土郎攢塗也。故下云立惠王後郎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駰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縣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鄳縣之地、後漢分鄳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也。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

余有丁曰、此孔子所以褒之也

按淮南子云、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恩必至矣不能予入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是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中音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云三年歸榆關于鄭 ○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於是楚

余有丁曰按秦無獻王及今也
王赧自以天子而致胙下諸侯
太史公特書之
著周之弱也

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索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 ○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

王韋曰惠王稱王而曰初見秦之始彊也其彊在相儀之後儀之功著矣此太史公敘事之次第也

三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十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ハ尹中最尊故以國冠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鮑彪曰此策其言雖為齊亦持勝之善

楊慎曰按胥學記言云為蛇畫足之論世人固多以為口實然戰勝而不死此謂之畫足可也如未為蛇則為足之云故凡操此論皆未嘗為蛇者也

王鏊曰此段文氣爽朗欣宕連用四無先字不覺其複

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也〕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

凌約言曰儀之詭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楚王頑然信而宣言于朝王之騃戇亦足怪而群臣皆賀則舉朝可知矣設無陳軫楚幾無人哉太史公下一皆字獨字其意自見

增穆文熙曰秦人商於之約初意亦欲實誠于楚孰料楚以易與趙[illegible]之為[illegible]非謂[illegible]

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云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隷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

[illegible]懷王遂陷術中以遂秦人之詐陳軫之策亦蘭注之諫也惜不用哉

凌約言曰陳軫遊張儀之節而獨弔晝矣至秦果負約而王欲伐之則又勸曰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夫秦加兀道于我乃欲賂之以地齊本與國反無故而絕之不儀甚矣然則當如之何移其賂秦者賂齊以修自好振乎師出有名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及也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

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一本命下有歸字。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

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歸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祖其身必喜而儀請自往至不能害豈非皆其所料也哉

張邦奇曰去商於之詐楚儀之反復甚矣設其言又不足信亦既有悔矣楚王已欲殺之而復聽其說也哉因其說而自絕於秦是以坐待其吞噬之勢之成也大抵儀之去就黜中之得喪不足為楚國輕重而楚之患莫大於絕齊國以從秦楚不顧其重而乃從其所輕卒令身死於秦國亦不振亦重可惜也

按楚王聽原而追儀設原不使齊儀其誅得縣於觀其不聽陳軫與原雖能保其說之終納耶

王鏊曰齊遺楚書欲其與秦合也

王慎中曰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本正大議論後伸事業但非楚王所能為雖湣王恐亦徒言耳

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二年歸武遂則此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

或言和於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索隱曰雎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三川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為齊相也（正義曰眛莫葛反後同）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壻之父為姻）

按楚往迎婦與前約婚姻應此太史公叙事針線

王鏊曰秦昭王遺楚懷王書即臨盟也

田汝成曰秦之虎狼不可信此易明者懷王不聽昭雎以致陷秦人之詐悔亦晩矣

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
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
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
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幷
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
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
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
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
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
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

王慎中曰按齊王遺楚王書欲楚率諸侯攻秦取武關設王聽之何致於自困于武關而不可返耶此段脉絡自齊王遺書貫來

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
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
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
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
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
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
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按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一名羽漢置析縣因析水爲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
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
索隱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
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

楊愼曰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批禍以陷親復屈讎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稽失其姓氏

増楊愼曰諫臣智士多以口舌中君之欲若類此楚人好兵發

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 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 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 徐廣曰呂靜曰鶀野鳥也○索隱曰鶀音其小鴈也鄒誕鸗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也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

夙全表弋字射字發字獲字張字綪繳出宝弓磻新繳及倉囊鼓鐵等字極新而字法亦奇

増屠隆曰本怨秦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之售而以此投之也

○又曰二段開闔議六國若不知有秦者

増董份曰一發之樂再發之樂

衞者，青首也 索隱曰小鳧有青首者 騶費郯邳者，羅鸗也 索隱曰費音祕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 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索隱曰夕猶昔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 索隱曰还音患繞也射音石○正義曰圉音語圉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之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絶則韓上蔡之郡即破壞矣復旋射圉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州定陶及魏東之外解并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解魏左肘 索隱曰解音紀買反 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 徐廣曰綪縈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云綪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綪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右膺擊郯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柏山之別名也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

欲動襄王楚人之計乃矣

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索隱曰碆作磻音播傅音附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噣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噣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遶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張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蘇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浿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浿丘亦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撥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分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塞也言齊晉既服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也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翅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翅式豉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以為冥阸今江夏一作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鄍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鄍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頸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

增 楊慎曰至此獨言秦而五國在所略後以怨字激襄王得不慎而耻哉

增 秦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襲

勇而歸懷王竟死于秦
増白公怨鄭殺其父欲報鄭見晉伐鄭楚使子西往救因怨而襲殺子西於朝楚王○子胥見怨楚殺其父遂將吳兵伐楚鞭平王尸

楊愼曰周武公折楚相之文辭意勁峻足以抗其陸梁之勢

増顧克曰楚懷以六千里之地不能自保客死於秦爲天下咲固沒世之辱也頃襄繼立謂宜率意遠思膽薪勵志以雪前恥而苟昇見何孜孜然沈卯以謀哉力能勝最尔之國不武强能加天下之共主而恐之不忠是克殘肆貪婪而欲斬文武成康數百禩之德澤不義恥不思媿惟利是圖楚誠無人心者矣使當其時一匹夫宣盈尺之紙布告天下曰悍楚不戒輕擾常器罪在貫盈凡在同志幸伐豪而还其器乎則天下之懷不平者莫不雲會響集以爲誅罪人而三尺童子亦得以執梃撻之矣然則武公麋鹿之喻非周之幸實楚之幸也非以存周實以存楚也不然爽國

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徐廣曰武公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主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也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騶魯之心索隱曰騶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騶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辟

滅身不待王前之師而後見矣

〔増〕孫文融曰一語最精蓋以利害動之楚雖貪不敢肆矣

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
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
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融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
雅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
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
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
在黄州黄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
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
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

鄒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于黄歇黄歇進于考烈王者楚祀絕矣故上者秦王趙政立下者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

司馬光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國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

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
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
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
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
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又徐廣曰年表云
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
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
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
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
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
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

忠良親近讒慝感張儀之口而耳自不能自守見敗而不悟師而不悔以客死于秦使其子孫猶踈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妨而不敢論陵廟焚而不敢怨兇邪鼠伏自屏于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在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〇趙恒曰贊意言特勢而亡也觀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何可知意觀楚國天下莫強焉楚靈以驕棄疾以淫皆以操行不得幾再亡國也

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 ○索隱曰裴汪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荊蠻蓽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圍簒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奚自恃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可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人心終不忘秦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亡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舍而不有夫豈不欲是哉故也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史記評林巻之四十　終

茅坤曰越王末末以卑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无歷不足道而范蠡數事可疑三易名侯時逐利者安也殆功成而身退以約子房者流託赤松以自逃耳

按越國不與諸侯會盟故不能齒世系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越世家第十一

呉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絶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絶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

按越絕書云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illegible]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

增袁黃曰論者每不滿于會稽之市自君子不忍辱以立名烈士不隱忍以濟難國君死社稷正也寧能束手為人廝役至二十年之久乎使勾踐不幸而死于十九年之前則種蠡為無謀矣噫是不然試使當時以五千甲卒觸戰而死祇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此種蠡所以甘事仇而不悔也故遣介行成以圖濟厚幣卑辭以結心身臣妻奴以

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illegible]與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illegible]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乎，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身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慚，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間音紀閑反。間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使太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

剄其交時進月奉以飽其欲耶薪嘗膽以勵其操生聚教訓以富其民務之遜甚齎寳以驕其志與之美女文姬重寶以蠱其心挑之讎武躬兵爭強圖霸以益其敵聞之殺忠臣戮豪士以離其股肱敗其腹心故子胥自受于鴟夷宰嚭迷於賄賂王心驕于黃池銳卒盡於齊楚胥肉敗于其王而吾以江東子弟八千卷而歷之姑蘇之山禹穴爭光江濤鼓氣天于致能諸侯推霸何其盛也向使其老于會稽與草木同腐何有久

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耕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卒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

安能揚眉一時吐氣東南而照耀于古今哉　按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按道應訓云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伯中國　陳霆曰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歸句踐與妻入

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若是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㿖也索隱曰疥㿖音介斷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

朝于吳寵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記不言是前書既出史迁不必見耳

按吳越春秋云逢同曰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從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

按說苑云越飢句踐懼范蠡曰夫飢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恤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夫吳越接地隣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不如因而攻之是固先王闔廬之所以伯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取服仁人不以饑餓而攻之遂與糴三年吳亦飢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滅吳

陳霆曰按句踐

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 索隱曰而汝也 父闔廬也我又立若 索隱曰若亦汝也 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 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曰在哀十三年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友 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 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 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教士四萬人 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 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 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謂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公孫雄吳大夫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

發習流二千人索隱註云流放之罪人使之自戰任爲卒伍胥子謂習流乃士也人謂習水戰者徐天祐吳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蘇軾曰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聞義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于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之時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

增郁離子曰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子余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朐虞之島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蹻躍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

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爲子得罪○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將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illegible]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句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烹一作死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

毀之則腹其腸臾之則毀其腹終日爲弼所行之幾許兩胡不自憂而憂義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皆怠不敢再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黙然

韓愈曰句踐奮鳥獲之勢出鼠竄之息竟能挾姑蘇霸夫差九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吾露藏風雲截斷三江此開四方高提伯王之器大張憂禹之烈使天下非徊知越有八宗祭何例來珠及國則背君而去既有之于耳又接之于人有臣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由發句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

高從日用其三是遺之好夫以榮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之我伐也貽吳太宰嚭是已堅甲利兵以乘其獘也議兵二十二年而伐吳是已

按吳越春秋云文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又自笑曰後百世之未忠臣必

殺。句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踐卒是爲菼執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粤子句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爲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句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殺諸咎粤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粤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爲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則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爲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爲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鄰今令越合於三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徐廣曰效猶見也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六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郯故郯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諓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折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

以吾爲驗矣遂伏劍而死
楊愼曰齊使亦奇男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名而雄辯若此者
方九敘曰齊使說越王辭不下蘇張事備大其名
余有丁曰按間何必以得籍爲重
余有丁曰按此文義觀下文自明正義解誤

曰益讀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
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内鄉縣東七十五里南
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
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按此
說劉氏爲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嶢武二關之道也不足以備
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
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
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
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
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
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
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
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
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

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
按楚兵聚後此三國分散無大于此者
南陽屬韓

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内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以至無
假之關者徐廣曰無一作西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
於中西至漢中巴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客州
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
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
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寵長
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鬬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
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
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
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讎當作犫犫邑名字訛耳則犫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爲竟陵澤
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戊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徐廣曰無一作西
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

按江南浙江之南台温等州是已

按此下附見范蠡

按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蘇子由擬之世家參之呉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不及矣

光縉曰按文公水調歌頭有云鴟夷子成伯業有餘謀取身千乘卿相歸把釣漁舟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豈亦感宋事而有取於鴟夷子皮耶

蘇轍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呉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去之浮江湖如夫種僅以君臣免于惡名可不謂疑哉

汪道昆曰范蠡佐勾踐平呉呉平而蠡遁張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辟之鳳麟之在郊藪豈不稱奇假令可豢而擾之直與雞兔伍耳

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呉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粤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呉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戸人也越絶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暦紀千歳一至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戸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呉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呉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呉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戸之位非呉則越彼爲彼我爲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呉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呉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

黄省曾曰范蠡逃誅于泛舉留候拒禍于謀私是亦希黄宗指而虎口求生也按淮南子言簡公專任宰相故使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史稱蠡自謂鴟夷子皮為齊相然則蠡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事成乃去耳

何孟春曰按黄東發以為蠡功成身退從齊從楚後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

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止此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

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佐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楊慎曰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按敘朱公遣長男與莊生處長男兩語皆暗伏後案

按揣摩莊生

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

本意而即揮以告婦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接下此叙事議論相間成文處

增 祁離子曰或曰賈人重財輕命初吾不信乃今知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男所以死其弟也

增 陳文燭曰夫莊生非素義陶朱公者哉一旦以千金故輒為兒子所賣竟納朱公少子於死地語曰大德不恤小節莊生其因閭此豪乎史遷謂其雖居窮閻 [illegible] 於[illegible]不信也

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

增 茅坤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與前文不欲遣長子而行語相照應

李夢陽曰入深谷窮林而能得材者操斧者也處奢靡險難而能剋必者操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下傳于後世

許應元曰大禹勞心焦思句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勠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

增 趙恒曰按禹

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 徐廣曰狡一作郊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二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 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 徐廣曰一作王 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

本紀言禹復鯀功之不成受誅乃苦心焦思此言苗裔勾踐云故言有禹之遺烈也范蠡亦然有是君有是臣故曰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此越句踐世家之所以附范蠡者也

列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人始霸與呉爭彊檇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呉彊後不量力滅於無彊

蘇子古史曰呉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呉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處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才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借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正則身受其咎呉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因國於呉越之地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舍用兵或能之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欲彊北征失策而敗亦啜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終

呉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増補

茅坤曰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艱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覧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皇改爲縣也出地理志 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爲說耳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

會貝是也號叔文王弟鄶妘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天帝命己而子于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

增委宛餘篇云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莊氏說則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𩱧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𩱧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記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戸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

何孟春曰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寘母城潁而為不及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已者故於潁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論之遂逆其誓而歸順德其譎巳不然而必為泉隧以文其悖吾無取焉耳矣

王鏊曰此史遷文直事核處

按左傳云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鄔正義曰鄔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鄔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鄔鄢音偃杜預云鄔今鄢陵也鄔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正義曰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鄭地也○正義曰潁許州臨潁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賈逵曰潁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故老云是潁考叔之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仲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眛並音迷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聃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亹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亹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

金履祥曰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黨虢而伐鄭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自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而桓王弗禮焉何哉

按公羊傳云祊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有湯沐之邑焉

按說苑云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辭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后戎伐齊、太子忽復率師救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補 邵寶曰、父者子之天也、夫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其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失以逃不又、下爭而全二天、此雍姫之道也。譎而不從、夫道絶矣。則告於父而自經、歸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姫不明此義、乃淺其謀而禍其夫、被戮以死、誤矣。

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黄帝之孫、姞姓之后、爲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州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衞地。杜預曰、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鬭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

按漢書五行志云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傳瑕使殺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

[illegible]日厲公之[illegible]漢高之殺丁公又一間矣

王維禎曰甫假殺子亶國何謂重德哉

按踕春秋作捷

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轘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假，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假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假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穨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穨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索隱曰踕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伯鯈。（賈逵曰伯鯈南燕祖）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伏後討其過時之无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

按國語云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不聽曰君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鄭為患不如為家不死非爵臘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按左氏所謂瑕者公子瑕也

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
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索隱曰犕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
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
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
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
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應前文公弗礼）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
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既〇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盡）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杞子

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
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
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
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
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
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
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
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
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
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
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

乃秦人之戍鄭者

増左傳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按謀先者謀先於公為難也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

按此襲楚世家增數字左傳

悉甲旦且取鄭而楚方罷其鄭遂叛楚及襲晉

非情也

按解揚能成君命故著其地與字皆傳之

按齊悼惠王世家所載與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幾死等與解揚之事相類

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隊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索隱曰濆音秘鄒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未反

按鄦即許字見考古圖

李坤曰古之君士得乎外而國人輒立君以絕敵往往有之

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許靈公也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索隱曰睔音公遜反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孫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纓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髡頑

按左氏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
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
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
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
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
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
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
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
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
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
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

增真德秀曰子產能知實沈臺駘為參汾之神可謂博物矣然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侯從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
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
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
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
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因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
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大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晉唐氏在大夏之墟

光縉曰此唐叔虞乃後爲成王所滅者非下文邑姜所生

光縉曰按左氏此篇之末尚有君子有四時及內官不及同姓二兩畏太史公奈何刪之太鄙史公喜傳而畏議論

屬河東安邑縣今在絳城西北一十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居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巳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大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

茅坤曰子產執鄭國之政而兩朝晉楚亦可見小國介乎強國之間事無可奈何者

又曰子產當時義討僉備也太史公遺之不及見鄭之本末云

黃震曰按鄭小國介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兩親晉楚及子產爲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

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王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

有益于人國如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爲古之遺愛也。

按孔叢子云：鄭子産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

按禮，子産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之子也。

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産墓在潩水上，累石爲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産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産如兄弟云。及聞子産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産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産。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三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繚。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按淮南子云：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增　趙恒曰：言甫瑕以權利合而死於權利，固其所也。若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乃其變也。故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是以君子寧爲息，不爲瑕。

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幷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段夢蘭，疏屨伯服。生囚叔瞻，尸聘灌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蘇子古史曰：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言權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

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
戮此非不忍于弟其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
克段于鄢而左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于虢
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
政不可得于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憾心發于中卒之
不可盡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
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乎亡及晉
悼三駕諸侯以斃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
晉之暴不能施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矣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
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劉知幾曰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統俱屬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不可

楊慎曰此敘氏族之由最為詳核

茅坤曰趙世家敘趙襄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紬興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略林胡樓煩乘中山以西遍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殂至于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以沙丘宮悲夫

按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温陵 李光縉 增補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匹四曰乘兩曰匹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騁調也匹四曰乘匹兩曰匹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

相如趙奢李牧在平原君之事各見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按劉氏外紀云徐子嬴姓處潢池東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自号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為御驊騮綠耳之乘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帰周以救亂使御父告趙令攻徐徐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以万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于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

余有丁曰按盾為宣孟是襄前在晉時未有子至翟始生盾也同括三十六俱盾弟是返晉后生者

王維楨曰趙衰賢乃其妻亦賢其子盾又若是之賢經曰刑于寡妻又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詒不信哉

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弃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弃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雁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

茅坤曰盾執國以晉多難而欲立弟雍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自爲逆之秦已而因太子母所讙後自爲抑之奉太子夷皐雖得立焉知其不與盾相猜忌乎而異日殊裂之亂其所從來遠矣以臣之益專輔君之益驕而又驟諫焉悲矣

茅坤曰靈公之惧盾未必不自易太子時起

子夷皐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盖晉世家亘靖）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伏下孤兒匿宮中案）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此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追）

邵寶曰名之弑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有爲與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夫君子寧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无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于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余有丁曰按左傳无屠岸賈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故莊姬愬于成公而欒郤徵之遂族滅

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一良血脉）趙祀朔死不恨（伏后立孤兒案）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一恵臣傳即藏在趙世家中）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按考要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文事出莊姬不與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王維禎曰兒置褲中无聲豈非天欲興趙宗哉

茅坤曰此時孤兒在何處程嬰何訖以出之也

按趙氏真孤乃反在一句蓋住與匿有力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按始則毋置之絝中，既則友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宮中。太史公詳著之，所以甚岸賈之惡也。

陳霆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護叙其辭，而不暇追悉其務。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略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總出名 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結句 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

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雜說叢爲二說、固可會而一之也。
何孟春曰、嬰之自殺、爲死者有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后來之事、宣孟寧不知、而俟我報乎。如其無知也、而我何報乎。盍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耳。知不知非所論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目之生、如此。王維禎曰、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以無死者也。

誣云終說耳之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

按、杵臼初謂嬰曰、胡不死。嬰應之曰、君徐死。於是杵臼與嬰約、謂先死。今趙武既立、嬰之難事畢矣。死報杵臼、踐約也、奚復爲過。
王維禎曰、晏嬰知齊后事、叔向知晉后事、乃不爲國謀而私相料乎。
按晉世家所載叔向對晏子之辭與此文不同。二子語載左氏傳昭公三年。
楊愼曰、事涉誕怪而文奇。

康海曰夢固怪矣而當道者證之尤怪也當道之言固符矣而予卿相之无符也事若可駭而文自奇 茅坤曰趙之列傳本末一夢俱了了殊異哉

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當時卽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衞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十年伐衞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卽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子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

光縉曰按呂紀云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有疾醫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期吾

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

君䝱請罪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殺白騾取肝與之。居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余謂翟代之賜，雖非簡子之夢，然賞以殺騾得之。簡子之仁有足多者。

光縉曰：藏寶符事，與檀弓相類。檀弓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夫人徒知沐浴佩玉為兆，而不知不沐浴佩玉為兆也；徒知藏寶，而不知從常山為將而取代之為符也。

余有丁曰：按范中行氏因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時服也。除袞裳也。幷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偏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號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遨，姓荀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

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朔朔生莊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爲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爲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毎聽朝。常不

余有丁曰戚字世宗皆作宿此獨作戚爲是

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衞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衞太子蒯聵于衞。衞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衞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范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

按說苑云趙簡子以襄為后董安于問之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衣襄子擊敗知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余有丁曰此文與左傳同但事在晉定公三十七年襄子服簡子喪時今曰出公十七年及上文簡子除喪俱重複舛誤

邵寶曰代國夫人為國也識不

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訽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正義曰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銅也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

知有弟也殊而伐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頭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程子獨論其非戰為是

按呂氏春秋云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

代王徐廣曰名一作雒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太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

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摩笄以自殺。故趙氏至今有摩笄之山。

黃震曰：按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太山朱書，將興之祺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天而墜，將亡之妖孽也。

獨郝貞子曰：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吾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尹，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犯有蜒螳隊於河沫，振之以進趣拍，拘殼兒而憐之，游而復之。及進，謂聲曰：吾與子百年不相忘也。今振羽大哭曰：義久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乎。忘我乎。今晉國惟死人而棄好，以大盈，盈而恃之，是維禍也。維禍惟盈，以天尾于人，天寶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亡。亡女子不寒，猶及鬼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以智伯為韓魏所殺。

按韓非子云：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孔子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

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與前霍泰山為祟遠應）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循。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

敗失禮

王維楨曰趙襄子念兄不立其姪之子以念兄不立之故仁義人也

吳寛曰襄子覧于吳餘昧之矣

吳寛曰桓子有愧于吳季札多矣

黄震曰按列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万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則中主宅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氣質劝亦大矣愿恐戰國之言多誇亦

增蘇軾曰公仲可謂賢相也猶不能止歌者之田必得牛畜荀欣徐越而后止進賢之一助可以哉

按公仲進三士而止歌者之田有古大臣之風而烈侯卒用其言趙之興也固宜

楊維楨曰列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声之嗜三士者亦賢矣就其才節之越即財儉用晏嬰之徒欲欣舉賢能管夷吾之徒欲畜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欲雖然談仁義者烈侯不足與言未聞于君王豈仁義欲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趙之不強于天下也亦宜

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姫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正歌者田攸攸氣行貌見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

余有丁曰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

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蒲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正義曰濮州鄄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社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社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琅邪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鄆州南三十里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阿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會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国也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

按自此以上姚氏曰晉大夫頌遷曰晉政卒歸趙韓魏之后曰晉政將歸六卿曰晉公室由此益弱曰簡子懷晉人曰趙名晉卿實專晉權曰趙遷於韓魏曰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曰魏韓趙共滅晉曰與韓魏分晉曰徙晉君端氏屯留中關鍵須合韓魏兩世家參看方得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以擣秦何以不書

茅坤曰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耶

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也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
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
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也屋
梠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洺州臨洺縣北二里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
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
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
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
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
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
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
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
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
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
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盂縣西有白鹿弘魏出白鹿
山南海蓋鹿門在非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曰呂忱曰扣牽馬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
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所趙圍之矣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
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韓將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取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
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
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洺州臨洺縣也武靈王
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

按此趙王爲五國之先

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表云在河北 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 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 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 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疏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文爲說是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 十二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疵音疋婢反 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名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莖赤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煮沐頭髮即黑也 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睿盛盈端也○正義曰按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多名其美好者皆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 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 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爲九門 爲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 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脈臏音白丁反 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

增李廷机曰文最若劳㕵鐵論亦此。
○又曰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illegible]之意同。
增陸深曰詞藻爛然可誦然不足尚也六朝人不善學之故流爲對偶之病而文無生氣矣
按語戰國策作寵

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 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也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邊邑也秦隰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爲趙西境也 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爲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有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爲通達理也 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

按鮑彪云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正
按鮑彪云舞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舞干羽亦異于俗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也
增劉子翬云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聖

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閒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 爲敵弱。正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也 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端委冠禮義之俗今變爲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譏累也 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民怨咎也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

子見荊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康海曰胡服則非而計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董份曰兄弟字必誤徐作元夷亦未安

按兄弟國策作先王

王韋曰行政先信于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董份曰謁之句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掇周官大司徒文

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索隱曰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辟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芊姓也世本云越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云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卻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秫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

按鮑彪云甌越即漢東甌閩粤

增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循而治先常法也

茅坤曰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亦林胡樓煩也觀其畢曰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爲使者入秦卒爲秦所覺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拓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室未可知也

董份曰無舟楫楫何以守者及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 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 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正義曰係累上音計下力追反 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紹。袑音紹 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

增唐順之曰趙鞅无恤不列爲諸侯故武靈王尚稱簡王襄主不得以子孫加其先世也

增李廷机曰騎射之備二句此武靈王變胡服本意

增許應元曰禮莫大於承先故聞欲繼簡襄之意順先王之志而服從然而胡服非詘也不胡服未嘗不可強國騎射

按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王世貞曰趙武靈胡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

而彊雖欲守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貪兵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增李廷机曰反古之說者鉤金輿羽之類在所謂以辨言亂舊政也

董份曰鄒魯逢掖儒衣也何妨謂之奇服註謬甚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豈无二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斷表乱奇行實多故也

錢福曰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一趙諫詞耳二事皆变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録固不去无混欲然商傳文法古簡此文鑿以祂語奇而肆或以參襯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亦間參其數語

洛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楡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日與陘並音荊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其出定州上曲易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鴟上之關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鴟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鴟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憐故太子欲兩王之誤也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

鮑彪曰拓地鵬遠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蠻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変俗何救於敗哉且其所稱及古之說皆鉤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自敗者也而史无乱故備論之

按習學記言云武靈王胡服經營天下困於吳娃。蒡坤曰太史公到此胡亂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然

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本原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 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 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 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

唐順之曰乱亾之國往往出此情弊

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節事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生并見在生者無愧是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 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

按此即里克荀息之言

增楊誠齋曰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父子皆及于禍

兌曰諸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
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申
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
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
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
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
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
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
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
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

太宗廢太子承乾以監國旋以叛廢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隙開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也

楊愼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敍顛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

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
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
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
日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且閉藏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
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
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其奈毋鄒誕曰鷇爵子也○索隱曰生受
哺者謂之鷇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
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
專政畏誅故圍主父複說一篇總上文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
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

淩約言曰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寵致敗太史公深惜之

增 張洲曰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而言秦趙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此固縱横家之常談而詞旨横佚論議精深學士家亦當熟之

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三十又以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魯陽縣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楡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也本漢楡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

增 許應元曰秦豈愛趙憎齊哉直欲兩弊之耳故陽收其名而陰制其利

增 鮑彪曰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為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言秦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兩周而非爲趙也 正 曰實欲伐空韓之轄

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謂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非其趙伐齊時以威齊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兩川之間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

〔増〕歸有光曰按國策作抒闗大事記云抒者抒敵之闗非闗名也

〔増〕張洲曰此段言秦之害以見秦之不可與是以至愚之為不覺伐齊之根本

〔増〕歸有光曰此雖以秦之禍恐趙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君猶入從以虚聲恫喝諸侯者

光縉曰後志金坂臨看有

崑此正義云崑崙在於闐國東北其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謂玉所出曰崑崙

〔増〕張洲曰此段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存趙以見齊之當與是以私誘之正言齊不可當伐

光縉曰二必字與不敢自必相呼應更與上文必出於此必至於此二必字照看利害自明

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句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句注之南趙無地矣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句注之南【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句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齊事趙王為秦所惡故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殺燕共分趙地齊稱帝與約五國其滅趙三分入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共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根桑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巠分先俞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巠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俞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盖陘山西俞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辠【正義曰謂其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

廉

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肥國所都也。樂平城沾縣東昔陽城。肥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沾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沾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也。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晉祈傳云伐諸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略代地人衆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

王維禎曰此一段敘事如身丁其時者安得不動人耳

楊循吉曰左師觸龍言長安君為質損去戰國數字便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某姓已能主文叙東說近是

增黄洪憲曰說苑云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謂諫不正者乎曰

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 徐廣曰平原君相也 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 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 兵乃出 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 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 索隱曰束晳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為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八入王宮至此其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 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

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非此左師觸龍是有三觸龍一諂而一忠乃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

董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觸龍開端最妙

按媼字春秋俱作太后

增鍾惺曰愛燕后語微詞諷諫不激不隨卒能有所移矣

唐順之曰鄴侯說德宗無廢太子亦得此意

鮑彪曰觸龍諒毅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嬰鱗干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勞少而功倍矣

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 與盛氣應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黒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

許應元曰程子稱戰國策紀自脩曰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故其听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按戰國策載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憂永不予之說而諫與趙太后愛少子事相類楊愼曰既載左司觸龍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王維禎曰況于予言視人之子也予字非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 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 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一本予字作子 齊安平君田單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 將趙師而攻燕中陽 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 拔之又攻韓注人 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 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 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

崔棨曰馮亭嫁禍于趙而趙豹識之具君臣私也

增陳懿典曰秦之可餌上黨不可受趙豹虞卿類能言之而未有為韓趙諸國畫百年長計者王之不聽始嫚勿論長平之役不使廉頗而使趙括率以陷之及聞之計其愚不尤甚乎聽馮亭之狙詐哉人言長平之敗不獨馮亭狙詐之罪平原君實為之愚則曰邯鄲之愚不在平原之听馮亭而在趙王之用趙括

按上乘倍戰

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 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獲矣 水通糧 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 蠶食上乘倍戰者 正義曰乘承證反秦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夫下第一也

皆非福

陳沂曰君臣同聲得禍宜矣孰謂趙勝之果賢乎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聽而孝成殆之以爲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爲其欲不然于一言而喪邪說救爲邪者以爲後爲急

凌約言曰戰國策中太守凡五言之矣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爲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守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策無不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潞或在趙者爲官帥將

洪邁曰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于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又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齕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

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　而
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索隱曰徒父祺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
十一年城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　縣上原武陽君鄭
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　十二年邯鄲廥燒　徐廣曰庫廄之名音膾也○索
隱曰廥積芻稾之處為火所燒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　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　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　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
廉頗也古文質畧各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平和也　燕王令丞相栗腹
約驩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
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
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
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
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

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　正義曰二人皆燕將姓也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　正義曰襄舉也土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十七
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
信平君助魏攻燕　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　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徐廣曰在太原
十九年趙與燕易土　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　以龍兌　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
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那子酈道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
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蓋謂龍兌也　汾門　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
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
樂安新城縣地也　臨樂　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大十七里也　與燕燕
以葛武陽　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　平舒
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
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　徐廣曰在頓丘

按泄鈞爲春平君說秦遣歸春平君春平君者趙太子也

茅坤曰是時從已解而龐煖何以能挈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凌約言曰敘事簡明而秦之強趙之不道將之良否具見矣

○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元年大備魏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謂行大備之禮也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將李牧拔之也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泄鈞人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國策作平都侯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今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也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正義曰傅音付抵音邸趙將姓名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潛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諡○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諡今惟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之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武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

唐順之曰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覆蓋罪之也太史凡于美刺但揭其要者此殆一端耳

吳寬曰足上意以見大夫之不能忘情於適子而悼襄王之嬖淫遷之無行足以亡其國焉戒深矣

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徐一作除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也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坼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之界也六年大饑民訛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不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郝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評林巻之四十三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